



^ 16
2693
5



門 16
號 2693
卷 5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



嘉定錢大昕

崇實書院記

崇實書院者故江南河道總督尚書湛亭李公之所創也

國家敦崇實學郡縣庠序之規一遵古典而省會重地復立書院萃郡縣之秀者而教之比於古諸侯之大學法良意美超軼前代矣清江為河帥駐節之所冠蓋輻湊擬於都會而百餘年來未有議及之者湛亭公以簪

昭和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
購求

澤石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一
纓世青筮仕南河出郡丞觀察游登開府清白一心始
終匪懈平生於河防國計安民察吏諸大端洵所謂設
誠而致行之者又念學問與政事相爲表裏爰勅立書
院以爲造士之所而顏之曰崇實莅政之暇輒召諸生
立庭下誨之以有本之學務篤其實勿逐於名煌煌乎
大儒經世之言也湛亭公歸道山十餘年
天子慎重河工謂節宣防守之方非講求有素無以集
事乃
申命公子薌林公付以全河之任公居心行事壹以先
公爲法而於造就人才尤殷殷加意焉 歲有司議

改院爲官廨乃別相爽塏之地營立講堂學舍規制增
拓輪奐一新培養善類有加無已落成之日江淮人士
欣喜讚誦沐新恩而思舊澤僉議祀湛亭公粟主於講
堂之左春秋薦蘋蘩以無忘崇實之訓謂大昕嘗從湛
亭公游與聞緒論乞爲文以記之予唯濂谿氏之言曰
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
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
爲名儒而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
副其文乃無媿乎大儒之名或謂制舉不足以覘實學
豈通論乎宣尼贊易申立誠之旨孟氏著書恥無本之

澤在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一
譽聖賢施教未有不以崇實爲先者而湛亭公以是勗
士可謂知本務矣今薌林公恪承先志引伸而擴充之
上以毘
聖明棫樸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風聲
所樹如影從形當有華實兼茂之儒出爲世用者豈徒
江淮人士歌誦弗諼而已哉

海鹽縣瑞麥記

百穀皆麗乎土者也洪範演疇穀不在五行之列而虞
廷六府穀與五行並稱古皇貴民重穀以食爲天是以
兩陽時若迄用康年而嘉瑞之臻垂於圖諜蓋天人感

應自然之理夫豈誕謾而叵信者哉五穀之瑞紀載非
一端而麥之瑞最古周頌思文之篇曰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劉子政引其文作釐麩而釋之曰釐麩麥也始自
天降鄭康成箋詩亦引書說烏五至以穀俱來以實帝
命之證然則來牟出於天降非人間常有之麥可知也
而劉鄭兩家不言來牟之形許叔重說文解字始詳言
之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今二徐
本譌一束爲一來獨董道謝除館職啟乃用束字然亦
未審一束二縫之義今春張徵士芑堂自海鹽訪予吳
門言比歲屢見兩岐之麥而去夏所見尤異卽出櫝藏

一莖示予予諦視之蓋始爲一本岐而爲兩旋折交結
仍岐出而成穗觀者咸詫謂得未曾有予思之良久乃
躍然以興曰此非所謂一束二縫者乎夫縫之言聳也
鐵銳而向上有麥穗之象焉兩岐相交束以合之故曰
一束二縫而許祭酒特表以瑞麥之名自周武王觀兵
至今三千餘載史冊罕見此瑞後儒遂不曉說文爲何
語矣我想其精爽而書鶴息正至以歸於來以實帝
國家禮于迎其文於獻饌而禮之曰釐饗麥也故曰
聖歲而麥之瑞最古周禮思文之篇曰釐非來也
聖相承劭農重粟上軼虞周乃重觀此非常之瑞天之

降康豈偶然哉昔漁陽兩岐之謠史家以爲美政之感
今海鹽明府任侯惠堂以中州名進士牽絲浙中調縣
斯邑經術飾治壹以忠信慈愛爲本而民亦戴之如父
母穡事盡力數致休祥此瑞麥也邑士胡文蔚吳侃叔
及芑堂皆有記頌及圖大書不一書矣予忝在舊史喜
其事合於詩書所紀且可以證說文傳寫之譌故復爲
記之以待史官采訪焉

虎邱搆建白公祠記

代

古人稱三不朽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言豈易立哉
言之立者根乎德通乎功而一以貫之非徒組織其詞

潛神堂文集卷二十一
四
以爲麗詰屈其句以爲工者也唐太子少傅白文公早
踐清要直道事君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其諷諭可以
宣達下情而終始一節不冝干進矍然於闈幸之朝超
然於朋黨之局使其遭時遇主功豈在房魏姚宋下而
時命限之獨以詩爲百代宗師公之立言出於性之所
好要非有慚於德亦豈無意於功者哉當寶歷初元公
來刺蘇州次年卽移疾去在郡未久史不詳其治行然
讀其郡齋走筆詩有云掾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
科條正攤令賦役均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藹藹乎
懇懇乎洵古循吏之言也又於虎邱重開寺路桃李蓮

荷約種二千株今山塘尚有白隄之稱其有德於吳人
甚厚而郡志不備書自郡學名宦祠而外未有專祠以
慰邦人尸祝之忱豈非中吳之闕事邪予承乏茲郡兩
載以來留心掌故有味乎公靜勤之言因念昔賢轍迹
所至湖山藉以生色況公於武邱有開路之績而一年
十二度游嘗之數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精爽必留戀
焉爰請於大憲相視山之東麓得蔣氏塔影園捐奉買
之剏爲公祠落成之日卜吉奉粟主妥而侑之嘗讀公
詩石記言年十四五時慕韋房二公詩酒仙之名謂異
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厥後自蘇歸洛值劉夢得守蘇

沈石室文集 卷二十一 五
作憶舊游一篇寄之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晚歲編
次文集爲五本其一藏蘇之南禪寺自少至老眷眷於
蘇如此而報功仰德之舉至今始得以藉手忝在守土
聿觀厥成詎非大幸乎祠成當有記以識歲月并作迎
饗神之曲俾春秋歌以樂公其詞曰

公昔承認兮牧吾民剖左符兮擁朱輪崇薇堂兮判牘
科條簡兮賦役均武邱兮開路桃李兮班春士女夾道
兮迎使君如父母兮撫子孫公一去兮千餘歲澤逮民
兮久勿替言已立兮德功備曷不修兮祀事崇祠兮肇
始山清兮水泚兜率天兮海山駕雲車兮涖止蘭肴兮

椒漿勸公兮一觴紅欄兮綠浪想前塵兮未忘左挹少

陵兮右引玉局相酬荅兮山之曲曲曲自幽立不因誰

雖然轉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饒陽縣知縣王君儀廷始蒞事之歲卽以興育人材爲
務召諸生之肄於學者課其文藝而禮之或言文廟之
左故有文昌祠曩時嘗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
第者頃歲祠已傾圯科第亦不振訪之形家僉云當建
於巽隅王君於是捐奉錢爲之倡諸紳士欣然繼之甲
地勸立新閣金木博植之王子來趨事叩月而告成遣
六一介走京師請予文紀其歲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筐

六星曰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顯於
晉盛於唐宋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
籍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名其祠曰
右文成化而其時始設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謂科目之
柄實文昌司之而天下學校多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
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心目雖
長於鑒別豈能無豪髮之爽謂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
雖然韓愈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士誠讀孔孟
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神
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搗磨剝

襲爲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今之
仕者簿書趨走汲汲若不遑終日至有關於文風士氣
者則以爲迂闊而莫爲王君獨能知所本務而邑之人
士咸能鼓舞自勵庶幾知實學之宜敦而不囿於流俗
異日英才輩出必有如劉獻之之通經李明遠父子之
文學者豈僅區區科第之榮於一時已哉王君名鳳文
山東諸城縣人乾隆己卯舉人記之者嘉定錢大昕也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聖人之道敬天而已矣天處高而聽卑福善禍淫虧盈
益謙皆視其人之自取聖人知性之本善而去私以復

於善其自處也常若高高者之日鑒在茲故能獨行不
媿影獨寢不媿衾而爲內省不疚之君子詩云胡不相
畏不畏于天畏之斯敬之矣二氏之教其宗旨與吾儒
異其欲人遷善而遠罪則同懼人之放縱而不自檢也
則爲像設以臨之顧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
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
之至貴者玉以言乎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
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
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峩峩昭布森列使人有
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

而不相悖焉集仙宮者在縣治東一里而遙宋嘉定中
道士葉子琬奏請移安吉州舊額於此元時有盧眞祐
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而明有胡浩
然者亦嘗授爲眞人有銀印玉帶之賜宮之四周有水
環之而正殿奉玉皇上帝者尤莊嚴靚深聳出城隅望
之如蓬萊赤城示現人世歷歲滋久土木之工廢而不
修歲久大風棟折屋宇盡傾獨玉皇像宛然無恙僉
謂旭卉之應昭著不誣於是邑中耆宿詢謀協同或出
其資或效其力樂事勸功迄用有成經營於 之日
斷手於 之 凡糜白金以鑑計者若干棟宇輪

奠垣墉緻密晬容伊穆金碧有暉上穹陟降儼乎如在
紫壇黃籙晨夕熏修用以祝聖而佑民以迓簡穰之禱以荅信順之助斯所謂禮以
義起者與吾聞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
已作善者不求福而福來作不善者不求殃而殃至瞻
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
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可敬而從
事於善使人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則上之可以
入聖下之可以保身而廣之可以善俗此玉皇殿之所
由勑而重建之不可已也家君與董斯役郵書命大斯

爲文以紀歲月其在事出錢諸人姓名則具書於它石

陸氏義莊記

古者卿大夫立宗宗子必世其祿故有收族之誼冠昏
喪祭必請於宗子而行之大功以上無異財亦無貧富
之殊卽其稍疎者宗子之力足以贍之周官所謂宗以
族得民者其法如此若夫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
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則皆庶人之無宗者
故不能不藉乎閭井之任卹而世家大族固未聞有此
也自宗法不行士大夫無以收其族昭穆旣遠視爲路
人角弓之反頻聞葛藟之芘安望卽有敦本好禮能施

惠於三族者一時雖賴以濟而不能經畫可久之計論者不無遺憾焉三吳自泰伯季札以禮讓開其始洎宋范文正公守鄉郡勸立義田以贍宗族訖今七百餘年范氏之苗裔猶食其德高義之名彰於宸翰其規條具在可謂善之善者矣我

國家

列聖重熙風俗茂美好義君子希風先哲者接踵而興長洲陸君豫齋唐賢甫里先生之裔自明贈尚書守禮公以來枝條緜衍豫齋之尊人 公至性淳備行善於鄉聞高平之遺風心向往之豫齋起而承厥志割遺

產五百畝爲贍族之資設義莊於陸巷每歲收支出納集族衆其中相與勸於修禮勤力而勿蹈於匪彝始有得乎古人收族之意者乎夫宗法雖善然必藉乎貴而後行之其究也或以啟挾貴之漸義莊則唯族之賢者能行之其敦睦出於性之自然故持之久遠而無弊此范氏之意可以爲後世法又近歲立義莊若吳縣陶氏崑山顧氏皆經大府題奏得邀

優敘而豫齋之爲此舉唯告諸有司出給公據未嘗輒求於前無干文辭謀以不沐而歸筆氣感不謂其言求上聞其務實而不競名尤有加人一等者予夙與豫齋

善爰爲記其事異日雲礽繼美毋替前規罔俾高平專美於前庶予文得藉以不朽而詞筆孱弱不能與吾宗君倚並駕又竊自愧矣

集仙宮訪碑記

丁亥冬予乞假歸僦居縣城東之奎英坊其地與市廛絕遠門外平田十頃牛宮豚欄彌望皆是頗得郊野之趣稍西爲集仙宮去所居不百步日晡飽食無事則往游焉攷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者枋爲此宮元時有盧眞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琳宮壯麗甲於邑中是時僧明子亦建大報國圓通寺於縣治



之東規制與此略相仿閱今五百年寺與宮皆頽廢無復曩日之觀唯圓通寺有趙文敏所書碑好事者往往椎拓傳於世子游集仙宮周覽廊廡得南宋石刻一元石刻四字俱完好可愛頗怪邑人知之者少知而好之者尤尠也常懋懋宮偶成詩行草道逸後人於懋姓名下注景定初宰邑作官至參政十字懋嘗知嘉定縣有惠政具載宋史本傳史作懋碑作懋古字通用也東嶽行祠記皇慶元年竊月立其文張與材撰張與紹書瑞竹記亦與材所撰與東嶽記同時立碑陰畫倒插竹而題七言長句於下方者爲元眞子而不著姓名蓋應元

嘗於軒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因以瑞竹名之予又憶吳禮部集有嘉定黃氏瑞竹詩其一云練川誇瑞竹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其二云曾聞寇公竹插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清風猶至今元時嘉定有兩瑞竹事邑志唯載集仙宮之瑞竹軒而黃氏瑞竹不及焉蓋故事之失傳者多矣上真殿記延祐四年正月立文爲章嘉撰不著書者姓氏然筆法頗近松雪亦元刻之佳者楊大倫寄集仙南窗煉師詩作於天歷己巳南窗子者應元自號故元真子詩有盧公神足南窗子之句韓浚嘉定志以爲寄葉煉師不知葉與楊初非

同時蓋未詳攷之故趙氏程氏志并楊詩亦刪之矣程氏志曾立碑碣一門然挂一漏百爲識者所嗤後之修邑志者博訪而采錄之勿漏勿舛庶幾殘碑斷刻不致日就放失也夫

菩提寺記

菩提寺在安亭江之東相傳建於吳赤烏間給額於梁天監末其賜名菩提則自宋開寶中始也予家望仙橋市距寺廛十里許少時往來安亭輒小憩斯寺其正殿柱礎有平江府崑山縣安亭鄉桑浦邨沈彥淪彥清彥深及其母方氏題字後題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是

時猶未設嘉定縣也殿東又一礎題治平四年四月文尤漫漶蓋又在建炎以前矣殿前有碑久仆石已斷裂予嘗剝苔洗垢出而讀之文雖失去大半其額唐興殿記四篆字尚完好碑陰上方刻行在尚書禮部告示末行題年月處剝落不可辨當是寶祐以後所刻嘉定縣志謂梁天監更名唐興寺不知唐興乃殿名非寺名亦紀載之猶也遂修上人住山三十餘年戒行精苦節其衣盃之入及十方所施莊嚴殿宇修飾齋廡經堂庖廡增加於舊其常住田之鬻於他氏者亦以已資復之又懼久而無徵也介友人請予文記之予聞調御丈夫立

教於一切世閒物無所戀著視其身之生滅皆非實相故初祖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招提興廢彈指小劫於正法奚加損焉然吾觀公卿士庶之家不數傳而第宅蕩廢求其遺址澌滅無有獨浮屠氏之居亘千百載規模如昔時以是知象教之力誠大且遠而紹承衣盃又多賢子孫之功詎槩詞爲小果置弗道哉昔歸熙甫居安亭與菩提德坤長老游嘗爲文贈之其後僧海月重建大雄寶殿爲之記者唐叔達也予於熙甫叔達無能爲役而遂修之勤於斯寺不可使後無聞爰述梗槩刻之石并敘寺中舊石刻以補縣志之闕俾

後來有所攷不詳後中書丞陳以蘇澤志之闕事
游茅山記而後知之也不詳遊茅山記
予在金陵兩載往來句容道中屢欲爲茅山之游輒以
它阻不果今冬陽湖孫淵如約予同游乃以十一月五
日晨出通濟門過廣惠廟俗所謂高廟也廟門石闕根
有門神像左右各一甚奇古傍識淳熙年月蓋南宋時
物又數里爲淳化關憩旅店飯畢乃行過土橋而東五
里路旁石刻華陽古道四字乃自金陵入茅山大路也
淵如尊人爲句容學官欲過官齋省觀乃行遂約入縣
同宿學解明晨與淵如步至南門關廟觀唐鐘銅質精

好大歷十四年所鑄本在紫陽觀宋改觀曰玉晨亦有
題識不知何時移此又訪義臺張氏祠中奉唐孝子張
常洵門左有明戶部尚書王暉碑問主祠者唐碣所在
皆云不知而祠後庭中斷石一片彷彿有字與淵如洗
出讀之則真唐碣也張氏子姓尚有列學官弟子者乃
委置瓦礫漫不一省爲之三歎還寓齋飯已顧肩輿出
小南門池邇南行望見三峯聳出雲表其最高者則大
茅峯也二十里至淤鄉太元真人內傳云江水之東金
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中有句容之山陶隱居云小
澤卽謂今赤山湖也今湖在茅山西卅餘里山下之田

古爲小澤淤鄉之名有自來矣又二十里至常寧鎮今
名南正街迤邐而上爲崇禧宮俗名下宮唐之太平觀
也昇元真人王遠知居之宋祥符初改爲崇禧設提舉
主管官與杭之洞霄洪之玉隆舒之靈仙等元延祐六
年改崇禧萬壽宮宋時茅山宮觀十有二而崇禧實總
之今則牆宇欹壞唯殿上趙松雪碑及延祐詔書石刻
尚存耳晚大風抵元符宮宿道士時景和房出示累世
所藏玉印玉圭方諸硯玉印文云九老仙都君印九疊
文攷之鮑慎辭元符觀頌及蔡卞撰華陽先生碑蓋崇
寧初徽宗刻以賜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者元符觀本

混康所居菴徽宗改名元符萬寧宮宮之道士世守此
印俗傳爲漢印或妄稱卞和所獻玉殊可笑也又鐵劍
一柄以玉爲之今中斷又玉符一文云同明天帝日敕
道士謂之鎮心符又明正統十二年頒賜道藏敕萬歷
四十二年頒賜道藏經敕諭各一道字畫如新次日欲
登大茅峯風烈難行與淵如出觀左訪龍池淺澀不足
觀其傍怪石林立所謂巧石亭也而亭亦久廢又入大
殿扁曰天寧萬福殿相傳宋徽宗御書訪蔡卞鮑慎辭
碑俱亾唯山門嵌石一片乃元至正十三年刻出山門
左行里許爲華陽洞俛身可入行文餘益窪下有積水

不得前洞口宋人題名幾滿其尤佳者太常博士范民長題數行張瓌胡恢亦豐祐間名士也次入玉柱洞深三五丈有石如柱地稍平亦不溼洞口有崇寧乙酉喬通叔等題名稍北爲蓬壺洞洞口有睢陽石豫題名亦崇寧初人也沿洞北行取徑入道房飯畢出大殿西半里許過覽秀房路傍碑一額云祥符御製八分書碑陰則紹興二十年賜惠濟廟額敕牒也肩輿行數里林木茂密白雲崇福觀在焉巖阿環抱據一山之勝而游者罕至有元趙世延所撰碑楊剛中書甚有法而茅山志縣志皆失載又行數里出山遙望琳宮翼然是爲玉晨

觀世稱第一福地者也其地爲許長史故宅陶隱居撰舊館壇碑今不存唐時爲華陽觀後改紫陽觀宋祥符初改名玉晨今下宮之左亦有紫陽觀非唐宋舊迹矣殿前有唐景昭法師碑寶泉書完好可讀碑額下有穿仿漢碑式其右爲靈寶院入門爲周真人池貞白之弟子周子良也最後爲斗姥閣訪顏魯公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尚存二十一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觀之北爲鬱岡松竹夾道巖冬如春實居小茅峯之陰乾元觀在焉鬱岡之名始於陶隱居觀有宰相堂卽隱居齋室遺址取山中宰相之

語名之亦俗人所題也堂亦久廢唯朱觀妙幽光顯揚碑在大殿前相傳明隆慶間土人碎此碑忽雷雨大作空中有神人合之予諦視碑石無損壞痕蓋道流妄誕之說不足信今元靖碑碎者不能復合豈李含光道力不如自英抑魯公之靈轉不如蔡仍邪鬱岡之上有石門欲訪之道士言路斷乃止還宿玉晨風止和煦如二月三月明晨飯畢仍由淤鄉與淵如別乃取道西南行過張墓輿丁失道回遠久之抵黃彥壩由華陽道達土橋日下春矣宿逆旅中明日晡時到書院往返凡五日山得名於秦漢盛於晉六朝柳識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

泗者是也予此行本為訪碑故山中名勝所到不及其半王象之輿地碑目載茅山碑甚多皆梁唐及五代時物今唯顏公殘碑及景昭法師碑見存陶隱居舊館壇碑張從申元靖先生碑

太夫人祠堂記

國初前輩猶及見之今皆無有徐鉉紫陽觀碑明李維楨游茅山記曾及之不知何時摧碎縣民駱氏得其一片祇四十許字蓋古刻之難久如此而予所見宋元石刻又多志乘所不載不及今表章之後人將欲攷而無自故記其所在以諗後游者

召對行殿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七

自遊歸其地亦以歲終歲昔

陵又冬志乘則不燻不文今素草之於人深裕也而無

其派四十荷亭蓋古陵之巖入收地而午視其末元不

蘇滋萃山宿會又之不味何報辨辨細刃也其其一

國隊前輩離又良之今背無音終茲幾謝歸軒四卒報

轉謂茲申元報於主聯

今卸簡公蘇聯又景昭滋潤聯良存國烈早嘗論世

半王策之與此轉目薄萃山聯甚多皆栗謀又正外世

斷春景也午北汴本為情聯過山中今烈視陸不文其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嘉定錢大昕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鼻山畢公以名德重臣巡撫三秦迎母張太夫人板輿

就養備極八珍之奉已亥歲太夫人考終官齋公扶櫬

歸里哀動行路粵明年

天子省方東南公在籍迎

鑾

召對行殿



潘石室文集 卷二十一
天子嘉公忠孝又嘉賢母義方之訓

御書經訓克家四大字賜焉公既承賜乃擇靈巖山之陽建樓以奉

御書旁築祠宇奉太夫人像六時瞻禮俾子孫毋忘

國恩家媿蓋公蚤年失怙奉慈命讀書山中感晝荻之勤厲斷蕘之操用能處寬閒寂寞之區具先憂後樂之志及學成而大魁天下出入禁闈保障方面當代推之一以爲燕許一以爲韓范而公抑然自下指讀書故廬淚涔涔落謂吾母之訓言猶在耳也度所以妥先靈者唯此地爲良爰築祠堂於斯且自營壽藏於斯山中人

皆走相告曰如中丞公洵所謂五十而慕者乎竊嘗論公文章經濟爲今世之歐陽固衆口一詞而太夫人教以有成亦不殊乎瀧岡表所稱者顧歐母著述不傳一字鄭門亦未有達者而太夫人詞翰之美流播藝林又有弟少儀觀察知名海內白頭唱和比於思芬歐母雖及見其子登大科負重名及永叔列侍從升兩府則辭世已久而太夫人享滌瀨之養者且廿年香車翟茀前引八騶都邑聚觀咋口歎羨此其才其遇又有遠勝於歐母者蓋天右吉人培其根而享其報斯
國家之盛美非徒一門之寵榮已也大昕與中丞公生

潘氏文集卷二十一
同里長同僚嘗升後堂修猶子之敬祠成承命作記乃
不敢辭且爲迎神之章春秋烝嘗歌以侑之其詞曰
嘉薦兮令芳告潔白兮北堂神之來兮雲錦裳普淖穰
兮緇瑟張積善兮慶有餘宣尼垂訓兮坤初維徽音兮
可則有令子兮爲
國柱石硯山兮峩峩慈母之澤兮不可磨香谿兮清且
直長無極兮母之德

益都李氏宗祠記

李之望十有二而隴西趙郡尤顯歐公新唐書表其世
系隴西宰相十人趙郡十七人而宗室十一人別有三

公七人三師二人今攷表所遺者尚有景謚讓夷訓三
人雖王謝崔盧之盛莫能逮焉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膺
仕至今婦孺皆能誦其姓字視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
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
所以孳精覃思兀兀窮年而不悔也益都之李其上世
有諱東武者自棗強之李家莊來徙郡城之東郭傳三
世至逢春以孝行著力田臧果衣食裁足有子三人元
正元增元盛元盛子遠以貢生入貲候選州判卽廣西
桂林府同知文藻之父予嘗表其墓者也兩世皆以文
藻貴贈文林郎李氏世有至行逢春嘗病元盛妻張用

泗水堂文集卷二十一
三
巫者言割左無名指之半作湯以進竟瘞元增子早夭
無後遠遺言俟其義子鬻田宅盡而後以已子後之文
藻祖母疾亟索豆腐腦食之未下咽而氣絕文藻終身
不嘗豆腐腦文藻弟文淵以哭母毀卒世稱其死孝兄
弟雍穆有義門之風焉今年文藻自潮陽令遷郡丞入
覲告歸省先人墓乃立祠於所居之東貽予書請爲之
記予故述其家世之美俾後人無忘其初抑又聞古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淮陰侯營高敞地旁置萬家以
葬其親然史不傳其父母名姓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
之譜載於本集其先世名諱族行親疎閱千百年人猶

稱之此吾所謂名位不如文章也文藻今之能師歐蘇
者庶幾率族之人砥行績學以昌其文以昭先祖之潛
德則隴西趙郡之閥閱姑置之不論可矣

錢氏祠堂記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爲
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
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爾雅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
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於壇謂之祠
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堂謂之祠堂典祠之官曰祠
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

河石室文集 卷二十一
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於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釋載穀阮君神祠楊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爲祀神之所矣古禮大夫適士官師俱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於是有祠堂之設以祀其先祖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吾錢氏遠有代序散居於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涇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而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於今幾三百載生齒日繁昭穆漸遠

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於先塋祠畢餽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謀於族父兄長者卜地於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爲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祇薦時事几筵載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釀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敢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弟而勿流於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鄰之禴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爲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昕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

書之

張氏墓廬記

廬墓止於一時墓廬則終身依焉漢人以察孝爲一科故有託於廬墓以求進者所謂祿利之道然也後代既不立此科而儒家猶復襲取陳言妄相詆譏則彼朝死而夕忘者翻有合於聖人之中道乎夫孝子之事親也雖藏而不得見猶不忍須臾忘之則廬之近於墓宜也海鹽張子芑堂旣葺斯廬而其友方生復爲之圖一展閱間油然而生仁孝之心張子非有慕乎廬墓之名者也因其情之所不容已而廬之其美之其譏之張子固不

暇計也

半硯齋記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煙變幻可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渚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渚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已而岑渚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爲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真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自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

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渚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渚題詩因言嘗見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渚偶過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鬻之它所岑渚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恬淡樂

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置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矣岑渚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物之巧於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於合者何莫非適然者哉硯不止於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全之果不如半也

蓉鏡堂記

檀潛先生自縣之外岡徙居城東清鏡塘之南再徙乃定居焉是時大昕方十五六歲從先生受經義與同學十數人下榻先生所僅老屋數椽東西相向無所爲堂也久之稍治其隙地爲書齋又數年乃買故常平倉廨

澤石堂文集 卷二十一
稍葺而新之顏其堂曰蓉鏡適大昕乞假里居數造先生之堂先生曰子盍爲我記之大昕不敢當因請名堂之義先生曰吾嘗夢游一洞天湖水澱澱如鏡芙蓉盛開宛在鏡中心甚樂之因是以名坐客或舉李相國故事以爲先生有賢子旣已掇科第登侍從吉夢之占其後來將相之祥乎先生所然笑曰此非吾所及也夫花之名芙蓉者有二古人以蓮比君子而蓮之華曰芙蓉芙之爲言夫也蓉之爲言容也言其有丈夫之容也水陸之華其可以悅目者固非一品大率羈約依人迎風宜笑近乎兒女子之媚媚者色雖麗弗善也獨芙蓉亭

亭淨直在水中央澹然於炎熱之場超然於塵垢之外故靈均寄懷香艸於斯獨三致意而太史公稱其志潔行芳濯淖汙泥之中皜然泥而不滓蓋以芙蓉况屈子焉信乎其有丈夫之容者也木芙蓉之名起於近代當冰霜總至百卉彫謝而傲然特立獨以拒霜自名又其性宜澤畔臨波倒影如綺霞初展光采四照亦與蓮相類雖水陸異品其亦猶司馬長卿之於藺相如乎吾少不諧於俗讀書課徒之餘手種花木四時爛漫聊以自娛屋後則清鏡塘一灣活碧映帶左右吾將引以爲池而多植芙蓉花時攜稚子童孫徜徉其間以爲吾歲寒

之友又使後人無銜三春之桃李益思澹然超然者之
可師是吾之志也大昕退述先生之語以爲記云

石鼓亭記

三代之文傳於今者唯石鼓爲可信顧其文奇古又多
殘闕辨釋匪易東坡撰鳳翔八觀詩但識三十餘字至
薛尚功章鄭施潘諸家詮釋始詳然亦不無牽強傳會
之失海鹽張芑堂氏博雅嗜古耽於金石游京師親詣
國學戟門手摹其文以歸猶以爲未足徧求南宋及元
拓本攷其異同又聞四明范氏有北宋拓本裹糧而往
寓居廡下鉤摹者再始盡得古人製字結體之源於諸

家釋文之是非了然若見垣一方人矣乃取諸本文字
可辨者摹勒入石疑者闕之泐者空之偏旁屈折諦視
精密不爽苗髮又采諸家釋文校其同異開以己意斷
之名曰石鼓文釋存與石本相輔而行俾好古之士得
觀北宋本於七百餘年之後參互而訂正之厥功可謂
偉矣刻成將築亭以覆之而屬予記其事予平生嗜好
與芑堂同而愛博不專所得甚淺頃與芑堂往復談論
稍有新得昔人據秦斤釋殿爲也攷泝殿字兩見尋繹
上下文似是水名不當作虛字訓疑卽古池字昔人釋
泝爲道此文亦兩見前與原溼陰陽協句後與或陰或

陽協句疑卽行字趨字見說文而誤釋爲趣又爲趨躄
字亦見說文而誤釋爲奔又爲若舉卽說文奏字旂斃
卽游優與優游同此皆前人所未及芑堂試平心決之
或可備芻蕘之采也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
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方春
畢出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閒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
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

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容
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間迭爲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
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間謂之直廬而儒
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艸廬焦先瓜牛廬則
又蜚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通乎上下而其爲寄寓之
義則一也予嘗感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
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間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
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
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煥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
利自謂身可長保芑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

沁水之園奪於武陽此易所以著豐屋之戒而淮南所
譏夫木遁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願乎外
廣厦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庭可也環堵之室亦可
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
得其可蓬戶遂於洞房衡門樂於重屋所寄在是所安
卽在是較之問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漸
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焉夫理之所在有
不可可境之所值無不可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之可必能
辨於理之所不可感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於以

希知道之君子奚爲不可乎

芥舟山房記

徐子毓州題其讀書之所曰芥舟山房屬予分書縣之
楹間客有過而問徐子曰子知芥舟山之所在乎曰不
知也客啞然笑曰夫必有是山而後有山房世旣無此
山子又安得有此房徐子曰固哉子之言也開關之始
山且不自知其爲山山之爲山人名之也嶽有五鎮有
九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皆人
強而名之越至於今一岡一壟莫不錫之以名月異而
歲不同子又惡知世之必無芥舟山也者且吾旣有此

房矣惡知不又有因吾之房而指一山以當之者子謂山不當名舟邪則金陵盧龍俱有覆舟秀容有繫舟而定海且有舟山子謂芥不可名山邪則浮屠氏言須彌山至大而一芥子中可以納之吾未見芥小而山大也且必有山而後有房則又必依山以爲房世之稱山房者不必皆依山雖有山猶無山也子不怪吾房之未始有山而怪山之無芥舟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吾聞建德之國畏壘之邱有山塊然若沈而浮不風不波不春不秋聚爲六合散爲輕漚強與之名是曰芥舟齊諧所志漆園曾游似小卽大有樂無憂馭風可到信宿且留

水居而弗沒溺陸行而未倚隴吾將臥游乎斯帳問津之寡儔客乃茫然失所以荅予喜其辯也乃敘而記之

抱經樓記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唯范氏之書巋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青厓詩禮舊門自少博學嗜古尤善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

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唯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橫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已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并有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

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剛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疎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凌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焉不學也自古豈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曩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

淳熙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三
摹天一閣而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
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也

放生池古泉記

吳郡向有放生會每月朔望諸善士各攜水族縱之石
湖湖距城稍遠漁者嗜利恐仍不免網罟乃議於白蓮
涇同仁堂左鑿池四畝以爲滋育之所鳩工之始適遇
亢旱掘土纔二尺得古井焉滄然而深尋其源而導之
混混汨汨時出不竭未浹旬而池水瀾滿味清而甘恍
若中泠惠泉移來此間觀者歎異得未曾有予適假館
吳門因介友人請記其事夫潤萬物者莫如水江湖之

浩淼池沼之淳蓄雖鉅細不同其潤物則均也古者伯
益始作井於易井之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而申其義曰
井養不窮井之水至小爾而涓涓之源引而彌長聖人
以爲此生者機也彼溝澮之盈不崇朝而涸者固不可
以竝論井闢無款識未審劫於何代然積之久者其流
必遠今

聖天子久道化成民物咸躋仁壽之域而此邦人士推
廣

仁澤俾鱗介之微咸若其性一念所感土脈應之通塞
之故似非偶然者爰述顛末以詔方來重以銘曰

靈蠢異類覺性則一勿謂無知亦具氣血人皆樂生物
豈有別縱之長流天空地闊吳閫之西有池淳涵名曰
放生成之不日畚揭甫施古甃暗出注焉酌焉且甘且
冽天錫茲泉以廣仁術樂哉游儵如入溟渤言告善信
孳孳毋闕此心勿懈此水長活

五硯樓記

袁子又愷向居金昌亭畔題其讀書之室曰三硯齋予
嘗爲之題扁三硯皆其先世所詒一爲介隱先生物一
爲謝湖草堂硯則尚之先生物一爲列岫樓硯則永之
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居士硯贈

又愷錢唐奚鐵生爲作歸硯圖一時侈爲嘉話未幾又
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
楓橋舊居甫卸裝卽謀藏書之所唯茲樓宜乃奉先世
手澤及古今載籍收藏唯謹名其樓曰五硯屬予記之
袁氏四姓五公著於東漢晉南渡後門望亞於王謝吳
中之袁則自明嘉靖六俊以文行相砥厲與三張四皇
甫齊名迄今三百年來詩禮之傳久而未替又愷承其
父兄之緒益以通經敦行孟晉匪懈凡先世遺迹流轉
它姓者輒重價購歸棄之斯樓生平篤好文史聚書數
萬卷多宋元舊槧及傳鈔祕本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讎

丹黃不去手予嘗論世少藏書之家藏矣未必能讀讀矣未必能校能讀且校矣而或矜已如彼如許慈胡潛所爲亦未免通人譏議獨又愷兼三美而無一病予心重焉其樓四面洞達迥出埃壘靈巖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榭法螺之鐘磬招之若相荅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風土之清嘉屏絲管之嘈雜予蓋嘗裴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列岫樓久廢今無能指其所在者而視尚存斯樓主賓交酒唱酬之盛不減於曩時此吳中世族所難得者予所以樂爲記也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卅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旣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南又構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攷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閒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茲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清風亭光明閣雙竹隄杞菊畦垂虹橋鬪鴨池諸勝今皆鞠爲茂艸豫齋盡然傷之爰於別墅倣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翼然者爲亭水石清曠卉

木敷榮拓地厯百弓而宛得笠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歿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竝相在乾符二年乙未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召當在此數年間而叢書之成在乾符己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敬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沒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召而堅辭不起終全蜚遜之操豈藉終南爲捷徑而捧檄色喜

者哉士君子高尚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墅而愈勝高山景行俎而豆之將終古而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之不及應召而不知先生乃召而不出此所以爲真高士古人以三高竝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猶多人洛之舉較之先生尚遜一籌也試質之豫齋其以我言爲然否

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

不敷榮拓地屋百弓而宛得崇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
質之新齋其以并言為然否

李凱繼朕幾濬冬人谷之舉練之武坐尚繼一籌出端
高士古人以三高並稱予謂少伯江谷中人固非其可
坐之不文鯨吞而不吸夫坐臥皆而不出此復以為真
樂發古而無避顯立舞之樂祖昏欲何收也毋哉靜夫
豈臨昏此而益漳此亦聖而愈烈高山景行匪而豆之
為百世之師而又肯贊裔收新齋青簡長編際莫際寒
千秋之躋茲今雖西儀而訓我師不香流與繼慕共心
香若士昏予高尚其志必不慕平一執之榮而勉推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嘉定錢大昕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
臚寺少卿黃家鼐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適監軍道
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鼐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
入執家鼐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
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
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為嘉定知縣以徐

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鎮吳淞閏月成棟前隊
兵過縣東大掠己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
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
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薙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
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時舉人王霖汝
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紀知
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
人號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
至東關外攻得勝軍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
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退石岡兵

踵之尋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勇直前戰頗力
亦中流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廿三
都民素輕趨善鬪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
舉火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
劍及婦女姝麗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
字雲美有膽畧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
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
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旣占日食盡無光百姓
苑城邑空丁酉左通政侯公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
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

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
往迎戊戌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
潛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耀嘗檄數成
棟之罪至是被獲磔於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
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尚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
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繖登屋鳴金欲集衆復戰身被數
創墮河歿已亥峒曾人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
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玪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
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
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

曾爲主而太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谷禹佐
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衆皆跣躍縛袴執刀以
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
各畝每畝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
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逐新令張維
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遣人賫名刺訪
境內拳勇少年悉召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歸集
衆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兼可自爲
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
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

潘石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 大清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癯弱又強半市人子不習戰唯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

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 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已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輟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於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多力執紅旗先進

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 大軍攢稍刺之皆歿
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
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 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
走自相蹂踐歿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
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自許得榜寸裂之
督民運輓石固守壬子 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
昇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
塞之不得入 大軍轉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下
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 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
更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中見守陣士

饑凍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
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
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歿分也祖母在爾
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
見殺峒曾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
門尋令懸於峒曾門左越三日 大軍已去忽懸絕墮
地鬚髮赫狀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厥
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
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
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

爲執鞚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筆
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
書曰明進士黃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
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
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
梁間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湯水歿作
絕命詞畢自經歿龔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
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
下因共湯歿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
攜家出避尋亦自溺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

臥不屈歿朱元亮龔孫珪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
咨禹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
不得攢槍刺歿金起士痛哭不食歿其餘諸生之歿於
兵者王蘭朱袞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
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歿猶執家訓
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歿罵不絕口諸生潘大
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歿諸生陳師文亦自
溺歿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
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璋請
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衷恂以

留髮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璋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
君屏幸釋我璋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江南折漕之州縣五州曰泗縣曰安東曰興化曰溧水

陸稼書先生詳文稱永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而嘉定居其一焉嘉

定瘠鹵不宜稻種棉花者亡慮十之七米不足則資之
它縣明時歲轉漕十萬六千四百九十有二石縣民苦
之萬歷中始改兌而折啟禎間議更者再縣之賢士大
夫力持之得折漕如故 國初詔天下賦役一依明萬
歷元額久之江寧衛運軍欲加增行月糧不得乃議分

派折漕州縣計十有一萬六千兩嘉定獨五萬六千有
奇方是時歲薦饑運軍持檄至立取盈焉官吏皆錯愕
無如何有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者大言於縣曰此款項
非漕也行月糧耳其所派地與數非奉旨也糧道傳作
霖混申之牒總漕蔡士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支言
之嘉定所派衛爲蘇州爲太倉爲鎮海若江寧諸衛有
元派之縣存焉不應越而問之嘉定以嘉定言之歲以
七萬三千九百漕折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六千解江寧
是兩漕也且它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定則七錢矣又輸
官布九萬五千餘匹亦不應更有派以衛額言之漕船

澤存堂文集 卷二十一
千有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有六石積
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有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
半其支給也于南米于南屯南米一十八萬九千八百
九十餘石南屯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有奇合
之爲額三十五萬二千六百餘石是額也先以一十一
萬七千三百八石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
駐防兵士然則行月糧未或缺也又不應復有加今之
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
之不堪加折色之不應加加之不應五錢卽應五錢矣
爲數亦僅一萬一千四百六十有六兩止耳隨漕而問

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卽使
橫坐于嘉定亦畝不過九厘何故而有五萬四千之額
致使畝有四分九厘之增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
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羣蠹瓜分酌酒陸博
之資民實不服於是知縣潘公師質慨然曰正供額賦
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爲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
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爲遂弗徵也旣而運軍復持檄至
擾害益甚潘亦被劾逮繫江寧拱辰德秀乃走京師訴
之部科詞甚激切湖廣道御史馮公班察其誠特疏請
蠲下戶部部咨蘇松巡按下道府會訊核實覆定加編

月糧不敷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之五
州縣而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
兩有奇潘旣就逮吏役稍侵之潘不堪其辱乘間投秦
淮死家人得其尸有繫臂書言行月糧加編之苦寧一
死以拯嘉民云諸運軍銜拱辰德秀不置喉布政司逮
鞫二人皆持前議不屈坐以沮撓軍需之罪大杖箠之
荷校暴日中皆死縣人陸時隆爲作二義傳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于子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
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

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
女斬衰而弔旣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初不以
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
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
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
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于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
禮旣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
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
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

嘗譏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塲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于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毋乃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乎子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天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爲予述湯烈女事乞予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敘之曰烈女湯氏嘉定之高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

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牀合也兒死請葬于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旣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者夫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愈可傳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日記

士顯進記先大父逸事

大父五旬日壽命由天人可憐

先大父性不妄語年六十九時

恩詔賜高年七十以

潘石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上粟帛鄉人多增年以邀
上賜或以白先大父先大父正色曰壽命由天人可欺
天可欺乎欺天而罔
上吾不爲也大昕兒時識斯語不忘比歲
國家舉大
慶典
天子加恩老儒各省應鄉試終場士子年及八十以上
者大吏以名聞輒
降旨特賜舉人聞有私增年一紀以應
詔者因憶先大父遺言書之
先大父嘗舉管子語以教子弟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

滿則天概之又舉淮南子語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
求福者爲無禍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
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
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
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
固其宜矣以甘心對拊掌以宜矣對陋之亦一聯之中
虛實自相爲對也

先大父年逾八十讀書不輟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
答曰一日不讀書便俗

答曰一日不齋書則

武大父平歲八十齋書不辍每云武生家矣盍少休乎

盡實自昧為慳也

固其宜矣以甘心慳懃掌以宜矣慳懃之衣一縑之中

取南煇望士齋閭而世掌故退甘心退平于良而望之

博覽自昧為慳古人非附之文辭歟以此刻于山京

性識以乎不倫夫大父曰与矣齋懃也而歟雙纏也齋

百容舉王于文繼王閣藉京滿亭与矣幹鞏和繼二何

永誦香為無齋

漸以天辦之文舉並南于詩筆不來味香為無善辭不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嘉定錢大昕

嘉慶元年

山東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直省大比貢士臣大

昕奉

命偕戶部郎中臣葉宏往典山東試事伏念臣江左寒

儒至庸極陋乾隆十六年恭遇

大駕南巡以諸生獻賦

召試行在

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之職十九年成進士叨與館選
二十二年散館

御試一等一名授職編修二十三年

御試翰詹諸臣臣名在二等

特擢右春坊右贊善充

武英殿纂修官通籍以來曾無涓埃自效今茲又忝掄
才重任承

命悚切夙夜靡寧爰星馳就道如期入闈監臨官則兵
部右侍郎巡撫山東兼提督銜臣阿爾泰整飭紀綱內
外肅肅提調官則分守濟東泰武道臣裴宗錫監試官

則山東鹽運使臣胡寶琳內監試官則青州府海防同
知臣嵩年防範愷慎旦夕精勤乃進提督學政刑部右
侍郎臣謝溶生所錄士四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臣
大昕臣宏率同考官知州臣潘汝誠知縣臣蔡應彪文
宗玠翟翹瑞泰嚴文典張若本林觀海胡華訓駱大俊
朱昇鑰韓光德等矢公矢慎昭告神明披閱二十晝夜
得士六十九人貢太學者十三人謹錄其文尤雅者進
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三代以下人才多出於科目
然士之束修砥行以應科目者將以爲梯榮干進之階

乎抑將培其識老其材以備朝廷公卿百執事之用也
國家養士百有餘年菁莪棫樸之化無遠不屆每三歲
賓興分遣臣工典試直省取士一千二百有奇貢之禮
部禮部又試其合格者進之大廷
天子臨軒而親策之公卿侍從多出其中其久試於禮
部而不第者亦得需次爲縣令教諭等官稽古之榮可
謂極矣顧士有績學數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終老
於場屋者而淺學溝植偶因一日之長微倖弋獲者亦
間有之此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嘗不以咎衡鑒者
之失也唐臣韓愈有言唯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夫摹擬沿襲之文古之能文者壽稱之而今或以
爲弋取科名之捷徑宿儒之不遇淺學之登科其未必
不以此也夫

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勦襲之陋首
場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
諭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
長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
山左距京師千里而近被化尤速今之觀光而來者率
多銜華佩實之彥彬彬乎質有其文致足嘉也夫人之
才力各有所限故工制義者或拙於聲律研聲律者或

短於策論春華秋實鮮克兼之而要之學有根柢則詞
必已出其詣力所至雖不無淺深優絀之別其爲讀書
人之吐屬可一望而決之也臣等校閱之下於四書經
義觀其學養於詩律觀其才華於論策觀其器識所錄
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長要歸於有本有原
不使空疏蹈襲者得以濫廁科名此則臣等區區甄別
之意所期仰副
聖天子循名責實之治以少報於萬一者矣

湖南鄉試錄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歲在壬午當賓興之期間五月

有

旨命臣大昕偕修撰臣王杰典湖南試臣於己卯歲承
命典試山東明年分校禮闈兩與衡文之職茲復膺
簡命自唯學識謏劣敢不倍矢公慎旣宣

旨午門外詠日就道兩閱月而抵長沙維時監臨則兵
部右侍郎巡撫湖南臣馮鈐提調則驛傳鹽法道臣張
泓監試則分守衡永郴桂道臣孔傳祖內監試則寶慶
府知府臣鄭之僑整飭內外防範精勤乃進提督學收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臣吳鴻所錄士四千餘人
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杰率同考官知縣金成華李玉

樹王業銓戴永植魏桐蔭王永芳周升試用知縣任其
昌柴植悉心校閱得士四十六人貢太學者九人錄其
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取士之途莫重於科目而科
目進身之始則先試以文詞

國家教養士子納之庠序之中學臣歲科兩試第其甲
乙洎三年大比

特遣臣工乘傳典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學臣校其優
劣於平時試臣司其去取於一日學臣之試士也正試
之後又有覆試可以覈其異同試畢之日公同參謁可

以察其器度至如試臣則鎖闈易書暗中摸索一經揭
曉得失已定夫以言觀人自古所難矧以一日之文詞
欲覘其夙昔之學養尤有難焉者湖南應舉士子四千
餘人三場之卷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義論策詩計之
不下五萬六千篇臣等自閱卷之始至於撒棘計十八
晝夜文卷浩繁而時日有限謂所去取者必皆允當而
無一遺才臣誠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盡矣
寬其途以收之平其心以衡之詞無繁簡範之以法文
無奇正約之以理不敢以小疵而棄大醇不敢以細失
而訾全美每當去取之際虛懷商榷不憚再三雖士子

才分有限未必盡得華實兼茂之才要皆能自出機杼
非人云亦云者昔明臣邱濬論科場程文之弊以爲有
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以
致士子倣倣成風古學殆廢臣等職司衡鑒恥蹈斯弊
自今以始三湘七澤之濱操觚而來者咸知讀書好古
之足貴而勦說雷同之無益相與研覃經史有本有原
由是文體益進於渾醇士習益臻於端謹以仰承
聖天子菁莪樂育之盛意則臣於此邦之人士有厚期
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之秋天下大比貢士先期禮部列名奏請典試
官員臣大昕承

命貳祭酒臣曹秀先主浙江試事伏念臣江左下士遭
遇

聖明自爲諸生卽蒙

特達之知及成進士叨列詞館初授編修繼擢贊善載
遷侍讀遂至學士侍直

講筵校書

祕殿臣之榮寵實爲逾分而數年之間典鄉闈者二分
校禮闈者一

恩綸疊下文柄屢司尤爲至榮至幸者也茲復有浙江
副考官之

命唯浙東西素稱人文重地以臣禱昧懼弗克勝拜
命之後諫日就道如期而至其境鎖闈三試披閱二十
餘晝夜與臣秀先及同考諸臣和衷將事必公必慎既
撤棘錄其文凡二十篇鏤版以呈臣例得綴言簡末臣
唯文治之隆關乎氣運唯聖人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
振之以臨照天下凡庶民之秀者皆得是訓是行而成
一代文明之治在易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者聖王之所以化民而成俗也其在觀之六四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然後
可以稱嘉賓而爲王者之用我
國家樂育人才百有餘年每三載舉行鄉會試拔其尤
者而登進之

皇上
文思天縱

聖學日新
御極以來釐定三場之式申嚴磨勘之條士習文體駸
駸日上近復因浙江學臣之請以
御製詩文頒行天下大哉

皇言煥乎有章四方人士伏而讀之如日月麗天星漢
燭地雖在遐陬僻壤猶將仰末光而啟其愚膏況浙江
山水清佳人物秀穎自
大駕四度臨幸諸生之肄於學者詠歌

盛德以逝

天子之光蒸然丕變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夫言者
心之聲也故觀其文可以察其行昔陸機之論文曰理
扶質以立翰文垂條而結繁韓愈有言唯古於詞必已
出若夫支離穿鑿之言雷同剽襲之語於文無當於行
奚取臣等奉

命司衡斬革斯弊於四書文取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
於論取其有本有原能闡明儒先之蘊也於經義取其
貫串注疏於詩取其研練聲律於策取其通曉古今三
場竝陳去取斯定所錄之文濃淡正奇不名一格要皆
能以先民是程而浮泛之陳言則汰之務嚴焉幸兩浙
人士沐浴於

聖人之光華鼓舞鬢軒爭自厲今之歌鹿鳴而來者
類多讀書自好不爲徵逐標榜之習而臣亦私幸文體
之將進而日上也雖然臣之所取者文也因文可以知
行而文究不足以該行古人稱德功言爲不朽之三以

德功視言則言爲細矣況場屋之文拘於程式限於晷刻文雖工其能與於立言之選者僅矣誠能毋狃於小成毋誘於祿利今日爲有典有則之文異日爲立德立功之士此則臣所望於多士而多士亦各宜自勉以仰副

聖天子文明之治者爾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紀焉逢敦艸各省舉行鄉試臣大昕奉

命偕翰林院侍講臣白麟典河南試事既宣

旨午門外誦日就道如期入闈於時監臨則兵部尚書總督仍管巡撫河南兼提督銜兼管河東河務臣何焜整飭紀綱內外嚴密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事按察使臣榮柱署按察使事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臣周於智分守驛鹽糧儲道臣赫爾敬阿提調則護理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開封府知府臣趙瑗護理分巡南汝光道懷慶府知府臣陳錫鉞內監試則南陽府同知臣楊煒璜恪謹厥職乃進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臣徐光文所錄士四千六百五十有奇扁闈三試之臣大昕與臣白麟率同考官知縣臣湯顯相蔡文甲午問仁趙文重吳

家駒胡相忠沈一鳴周鉤積善沈望路釗張永載等悉
心校閱得士七十一人貢成均者十三人錄其文之優
者江計首鏤板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聞古之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
功立言宋時許昌斬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
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道德功名
皆儒者分內之事卽聖門德行行政事兩科也唐宋以來
設科目取士士之有志功名者以登科目爲榮而流俗
之稱遂以登科目者謂之功名到手古人以經濟爲功

名世俗以仕宦爲功名毋乃顧名而未思其義乎
國家設科求賢三歲一貢士以河南省言之每舉常七
十餘人皆一時庠序之秀然其中仕宦顯達者什不過
一二人求其品行純邃經濟卓犖及文詞可傳於後者
百不得一也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
爲輕重其志乎功名者旣登科目益當講求經濟務爲
有體有用之學庶幾建功立名不愧科目中人物非然
者徒以文字一日之長偶登科第遽謂功名在是其不
謂之志於富貴者與夫言爲心聲文詞之淳漓心術之
誠僞形焉必能爲不隨流俗之文始可決爲克自砥厲

之士中州士風質朴尠浮靡險怪之作而陳言習調勦
襲雷同時或不免臣本諸生困於場屋蒙
聖主特達之知收之格外洎成進士屢忝司衡兩校禮
闈四其鄉試溯昔年應舉之艱辛感此日承
恩之優渥倘校閱之下稍不盡心夙夜何以自安入闈
以來彈二十晝夜之力不論已薦未薦之卷臣與臣白
麟二人靡不搜閱雖未敢謂所取之文悉合先民程式
而雷同勦襲之作汰之務盡既撤棘士子有來謁者臣
復勉之以束修自好從事於道德功名毋蹈許昌靳氏
之誚他日文風士品或進而日上以仰副

聖朝右文顯俊之意則臣有厚望焉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贈行以文古之道也今世士大夫多不講蓋意在簡便
或中有顧忌惡聞讜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無一
言相習爲故常而已益都李素伯以名進士謁選得廣
東之恩平縣將行過予寓舍求一言素伯以古人自期
者予不當第以寒暄之語塞之昔漢任延爲武威太守
光武告之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夫漢之郡守顯制一
方事皆自達唯刺史行部得以六條按之延旣素有治
行其不事上官易易也後代縣令所治祇百里之內而

爲之上官者常十數人科條繁多動輒掣肘上官之愛憎又未必悉如乎民之欲也於是爲民之心不勝其事上官之心而譽之及於民者寡矣令以親民爲職今之患在不親民而親吏胥民非相鬪訟及法當拘攝無由自通於官而官之耳目壹寄於吏胥吏胥皆民之黠且亾賴者爲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無以自通欲民譽之無失則又難矣恩平古稱瘴鄉今則山川清淑風候暄和恆如春時仕者以爲樂國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輕悍素伯出其讀書之所得者小試之其必異於俗吏所爲又聞粵中諸大官頗有知素伯之賢者庶

幾毋掣其肘而盡其心之所欲爲異日五嶺以南有如古循吏其人者必素伯也毋患民譽之不古若也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偁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尚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勉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三
職以人重之證乎夫宋世重館閣之選教授職清事簡
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
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皋
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厪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
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園以名進
士才力且富強顧猷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
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
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
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
榜以百人爲率其真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

稍通無大疵類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
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
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
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
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
自任以重而吳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
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
人才興於以助

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
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贈邵冶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汲古不爲俗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裒然爲舉首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歸也過子言別再拜而請曰晉涵不敏承家訓稍通古學幸得成名不見棄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

賞音視世俗捧觴上壽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

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予聆其言未畢撫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說經而與桐之賢有自來也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傳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

學則不妄唯深思則不俗去妄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謂好學深思也已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以昌其學與桐之才立立致富貴而天使就聞以侍養其親以成其道德文章富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說者謂苦心凝思非羈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以爲不然心之官主思宜通而不宜塞故未有以用心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乎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狀故常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淺隨其所得已得則

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
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強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
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贈談階平序

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
數起於一之端引而長之折而方之規而員之千變萬
化莫可控搏古之達者設爲鉤股徑隅以窮其變而天
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計而指畫焉祖冲之綴術中土
失其傳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轉天方歐
邏巴最後得之因以其術誇中土而踞乎其上夫東海

之與西海語言不通文字各別而布算旣成校之無參
黍之失無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數同也歐邏巴之巧非
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
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訾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
支離傳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
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
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絀於
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
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
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暱就予予未老而衰昏眊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羅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羅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擗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

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逮也願階平勉之而已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少司寇述庵王公以文章經濟敷歷中外垂三十年天子嘉其清勤由方伯擢貳秋官數奉使出讞疑獄

當咸稱

上旨而公尤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歲癸丑請假省墓以五月返里門焚黃告祠下聞者莫不歎羨畫錦之榮而忠孝之兩全也粵十有一月公七十初度之辰士大夫

咸思稱觴爲壽公先期固卻之而詩文投贈諒不可辭
大斯從公游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
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古之人於所尊敬及所親
者恆致頌禱之詞詩三百篇中日以介眉壽曰壽考不
忘如此者不一而足壽者五福之一似未可以必得而
詩人言之若操左券者豈虛誼而無實哉誠於其立身
信之而已夫以寰宇之大齒危髮秀者何止千百輩而
食味別聲以外了無所有非古人所謂壽也唯其人有
利於民物有益於風俗有功於藝林而後人人共樂其
壽夫至人人共樂其壽而壽真可操券得矣此非烜赫

於一時之壽而長留於千載之壽也公久直樞禁慎密
多陰德元老有所咨詢必援古證今斟酌允當事成而
不居其功其在金川行營草檄運籌出奇制勝贊成亘
古未有之偉烈在方面務持大體不以操切求近效而
休養調劑常恐一夫之失所在法司謹守律令不以私
意更舊章而平反冤滯常懼一人之向隅每造剡敷陳
剴切無隱宣

上德達下情用法而得法外意蓋民物之被其澤者渥
矣公風度凝遠外和內介以精白結
主知以直諫信僚友壁立千仞旁無依附暮夜之餽不

及其門珠玉之玩不陳於側重名義而輕勢利獎廉退而薄脂韋位登八座而家無長物親故待以舉火未嘗有德色家居勅立祠宇儲書籍延師以課族人置義田規條一準高平范氏嘗慕白文公鼂文元陸文定之出處若有志而未逮者蓋風俗之賴以移者深矣公自爲諸生卽負重名詩詞之工紙貴吳下經術專宗漢儒名其齋曰鄭學以示圭臬所在及登高科

召試入西掖

朝廷有大著作輒預編校館閣經進文字多出公手旣而從軍蠻徼所歷皆險怪斗絕公於下馬草露布之餘

揮灑千言紀行書事以詩當史於未經人到之地作未經人道之語遂於李杜韓蘇而外別開生面矣性耽風雅獎成寒峻一言之工咨嗟不去口論次朋舊詩文擇其尤雅者都爲一集曰湖海文傳以備掌故表潛德蓋藝林之藉以傳者廣矣雖然泰山之雲膚寸河海之潤千里天下以爲至高極深矣而山海不自知其高且深故能凝然久峙浩然常流真如之體終古而無以尚也公之立身制行所成就旣卓卓如此而深自斂抑退然常若不及與古人爲徒而無慕乎月旦之榮與造物者游而若忘乎簪紱之樂生平博覽內典精修白業於世

出世閒無有罣礙超聲聞緣覺而究菩提第一之義離
語言文字而入維摩不二之門其視千載無異一喙然
則吾輩之所慕稱而不能盡者猶滯於壽者之相而公
固別有所以壽者在也又何能測公之涯際也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門人戈襄校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嘉定錢大昕

序二

易稽覽圖序

易緯有六家今行於世者唯乾鑿度上下二卷此外絕
無傳本乾隆癸巳春

天子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凡若干種
將刊布以嘉惠學者易稽覽圖其一也謹案此書首言
甲子卦氣起中孚卦氣之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春
夏秋冬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

始中孚終頤而周一歲之日大指卽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之文而推演之其以風雨寒溫驗政治得失亦與洪範五行相爲表裏漢人引此書者或稱中孚經或稱中孚傳或稱易內傳或稱易傳蓋七十子之微言閒有存者而術士怪迂之說亦頗雜其中要其精者足以傳經義其駁者亦足以博異聞窮經嗜古之士宐有取焉第中多脫簡譌字難以盡通安得博物如鄭康成何邵公者出而正之是歲七月廿五日手鈔畢識於卷端

周易讀翼揆方序

海虞孫中伯氏默而好深沈之思於六經無不研覃而

尤邃於易撰讀翼揆方若干卷閱五寒暑三四易稟而後定予受而讀之曰悉乎哉中伯氏之善言易也易之道肇於皇羲演於文王周公而大備於孔子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此心此理先後同揆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後之儒者不以傳求經而以意汨之始疑經與傳不合於是分爲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甚且謂孔子之易不必合於羲文之易烏呼何其支離而害理與中伯氏有憂之潛心十翼融洽貫串因其各指所之之辭揆其變動不居之方其詮解大義直而有要簡而不支

洛石堂文集 卷二十四 二
而互體飛伏世應納甲之術俱無取焉其論世所傳小
象者乃爻傳非象傳當附象傳之後又論撰著左扞得
一得三爲奇得四得二爲耦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
儒竊謂先儒復生未能易其言也說易之書莫盛於南
宋紹興乾道淳熙之間以易義經進者令祕書看詳敕
所司給筆札繕寫上者除直館閣次者伸一官或差充
文學教授今其書多不傳蓋其中未必無空疏雷同希
世以求知者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中伯氏之說
易自聽所學不汲汲求當世之名雖漢魏唐宋諸儒之
言不欲強爲傳會以示株守局促之士未必不怪之然

當世豈乏知子雲者於以知必傳之久可執左券也子
於易素非專家竊嘗聞中伯氏之緒論而得其大略庸
敢述其意爲序冀附以不朽云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
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
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
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
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
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

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
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
注皆真太誓也自梅賾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
文東晉之太誓固偽西漢之太誓則非偽也且安國爲
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
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
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
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
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
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

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
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
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
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
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
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
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
論易義更僕不勑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
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
子三月旣望序

虞東學詩序

古今說詩者多矣吾獨有味乎孟氏以意逆志之一言是言也凡說詩者皆知之而能言之然或是古而非今或襲新而遺故一己之偏未能悉化雖自謂得古人之志於千載之後而以辭害志者固已多矣古人有引詩有說詩引詩者主於明事不主於釋詩所謂賦詩斷章不必盡合乎詩之本旨也說詩者因其詞而論其世而知其人則非通儒不能孟子七篇之中引詩凡數十條至以憂心悄悄言孔子以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文王引伸觸類無所不可及其說小弁推本親親之仁

說溥天之下四語推言勞于王事不得養其父母其言曲而中於當日詩人情事無不曲肖夫是之謂善說詩常熟顧古湫先生通經名宿尤長於詩自傳箋正義集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言毛詩者靡不博涉而精采之撰爲虞東學詩若干卷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有可取雖邇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儒先訓詁亦不曲爲附和偶出新意問者願解以爲得未曾有又嘗病世人詁經多勦襲成說以爲已有故雖一字一句必標其本書蓋不以一己之意爲是而必求諸古今之公論以推詩人之志設孟氏而在其必謂之善說詩矣往歲

詔徵經術修明之士先生方分教成均首膺薦辟又三年成進士有

詔仍留教太學越數年遷宗人府主事以去太學諸生至今頌之先生之爲經師朝野共推固無待予言獨憶予與先生同以治毛詩舉禮部試乃予於詩實未有得讀先生是書益慨然增予荒經之愧也

詩經韻譜序

金壇段君若膺撰次詩經韻譜成予讀而善之敘其端曰自文字肇啟卽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所爲聲韻之書然詩三百五篇具在參以經傳

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近而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彼我相嗤矧在數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知冰也然而去古浸遠則於六書諧聲之旨漸離其宗故唯三百五篇之音爲最善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之有所齟齬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韻不唯無當於今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明三山陳氏始知攷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世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攷之益博以

審今段君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謂唐韻之支齊佳也脂微皆灰也之咍也古皆各自爲部魏晉以降歌部之字半入於支而脂之兩部亦間有出入然支與脂之猶不相假借雖杜子美近體猶然又謂四聲之分自古有之南史稱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者謂行文以四聲相間諧協可誦非始初爲四聲辨哉言乎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談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而因文字聲音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漢儒傳春秋者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而今所行杜元凱本文多淺俗轉不如公穀二家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尊之數善矣左氏解竝莫精於服子慎魏齊周隋之世與鄭康成所注諸經竝行當時至有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諺自唐初正義專用杜說而服學遂亾世遂不復知左氏之爲古文者此嚴子豹人古注輯存所爲作也夫窮經者必通訓

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輔嗣之易元凱之春秋皆疏於訓詁而後世盛行之古學之不講久矣豹人有憂之乃刺取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參以它書采獲若干條所師不專一家要皆漢儒舊義譬之鑿石得金探水出珠雖霾掩千百年其爲希世之寶有目者所當共賞也抑予更有說焉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於鄆當爲陳留之僑而杜以潁川之鄆陵當

之盟於亳城北古本作京城卽叔段所封而杜譌爲亳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爲塹廣一里楚靈王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予嘗有志哀輯而未逮也博聞耆古如豹人幸留意焉

春秋體例序

南昌陶君讓舟博通今古蘊經濟之才小試一官無以展其抱負乃覃思春秋究極其指著春秋體例十數萬言鏗鏗觥觥汪洋深博大要以天道證人事治亂興亾

榮辱皆由其人自取善惡之報如響斯應驗諸三傳太史公書歷歷不誣矣說者疑報應兩字出於釋氏書且責報於天似非聖賢勉人修德之旨予案詩云報以介福書云報虐以威禮記曰大報天曰大報本古聖之言報者多矣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德報怨雖施於儕輩之稱然史公傳伯夷卽有天之報施善人之語後漢魯恭上疏言愛人者必有天報其時佛法未入中國儒家不諱言報也古之聖王事天如事親故洪範以雨暘寒燠風驗五事之休咎漢儒推演其說爲五行論俾人主遇有災變隨事修省此古人畏天省身之遺法也後

儒以其不盡驗欲舉而廢之而天變不足畏之論興矣夫天道遠人道邇休咎之不盡驗者其驗在後非終於不驗也因一時之未驗置人事而不講五行志累牘連篇悉視爲斷爛朝報此與鯀之汨陳何異讓舟之說春秋明天人合一之原與洪範言休咎若相印證蓋於啖趙孫劉之外卓然自成一家而不詭於正者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

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賦注疏之繇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間有駁正厘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

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稟也鶴侶沒後仲子鳴臧始出其儀禮管見稟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

解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福西從福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福東從福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味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鶴侶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醜酒敖以醜酒爲衍文鶴侶辯之曰注明言有

酒無醜據下文普薦醜酒亦專言酒不及醜豈得妄解明齊爲醜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辯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闇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卅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旣不自表襮

儕輩或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然聞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內尊崇古學者日益衆而文孫在東孺染祖訓好學深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

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

釋車序

車之由來遠矣服牛乘馬枋自古皇虞鸞夏鉤般大路制皆無攷周人尚輿而輪輿輶蓋崇廣尺寸攷工記詳言之鄭氏去古未遠又精算術經所未言徵於注可也古者天子諸侯之車曰路其通乎上下者爲乘車兵車田車皆駕馬中爲服外爲驂唯平地任載之車乃駕牛所謂大車也牛車庶人所乘漢初將相或乘之魏晉而

後公卿以爲常乘晉世畫輪車亦駕牛則兼施於法駕矣今之乘車駕馬不駕牛而猶循古牛車之式有兩轅無曲輶輶與牝服通爲一而輿與輶失其舊矣古者輪牙屈一木爲之今則析輶爲八而裹以鐵輻之三十者半之而輪亦失其舊矣古者三人共乘今唯容一人古皆立乘唯安車可坐今皆坐乘無立乘無惑乎日在輪蹄閒而無一人能說車者也爾雅釋器止有輶茀禦蔽革轆轤之名餘皆略之婁東蕭君子山精於攷古撰釋車三篇上篇言其制中篇辨其等下篇別其名并及車馬旌旗之飾以經文爲綱參取諸儒訓詁而折衷之其

有功於禮家甚鉅曩者予友戴東原撰攷工記圖附以
釋車一篇詞極簡古予族子獻之亦有車制攷大約因
戴說而推廣之子山於二家未相識并未見其書而攷
證博洽則過之豈諺所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邪又
以知此心此理之同亦同於是而已矣予束髮受經於
器服制度茫乎若迷中年讀史至輿服志往往昧於句
度頃與子山交庶幾爲我指南而老病不能進於是矣
序之以識吾愧云

經籍纂詁序

有文守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

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烝民之
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贊
爲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
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懿詁訓之
於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謨首稱卜古姬公爾雅詁訓具
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
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於雅言文也而道
卽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
自晉代尚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爲支離棄注疏爲
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

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
奔而剛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我
國家崇尚實學儒教振興一洗明季空疎之陋今少司
農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受知

九重敷歷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
必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
戴東原在書局實勸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
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季述大興朱少白桐城馬
魯陳相約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
浙之暇手定凡例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

訓有轉訓次敘列布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
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
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旣任滿赴

闕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
起夫六經定於至聖舍經則無以爲學學道要於好古
蔑古則無以見道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
鄉壁虛造之輩不得滕其說以衒世學術正而士習端
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

小學攷序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而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

則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贊仲山甫
之德則曰詒訓是式宣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
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諸人遞有增益如張
仲孝友瑟兮憫兮譁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
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
矣自倉頡勅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
今之字也古文籀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
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
鼎之墜文旣真屢參半逞鄉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
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卽

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
加故六書唯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
義穿鑿傳會卽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
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
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
學入六藝略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
攷博稽傳注作述源流最爲賅洽而小學獨闕好古者
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蔗經史博綜羣言早
歲紬書東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旣而典大郡陟監司
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

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攷頃歲領藩
兩浙人和年豐海壖綏靖

文瀾閣

頒賜中祕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稟參以新得
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旣成貽書
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穢穢乎采摭極其博而
評論協於公洵足贊

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
民察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興刑罰中
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

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
文以載道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

說文新附攷序

六書之學古人所謂小學也唐時國子監有書學說文
字林諸書生徒分年誦習自宋儒以洒掃應對進退爲
小學而書學遂廢說文所以僅存者實賴徐氏昆弟刊
校之力而大徐書流布尤廣其尊信許氏駿正流俗沿
習不知所從之字至今繆篆家猶奉爲科律唯新附四
百餘文大半委巷淺俗雖亦形聲相從實乖蒼雅之正
而張謙中復古編不能別白直何爲許君本文是誣許

君矣鈕子非石家莫釐峯下篤志好古不爲科舉之業
精研文字聲音訓詁本本元元獨有心得謂說文縣諸
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後人以新附殺之於是博稽載籍
咨訪時彥如瑛卽琨緱卽纘劬卽鉤塾卽壘本後代增
加剝卽剝拋卽抱賄卽賄乃傳寫譌溷打卽打辦卽辦
勘卽戡乃吏牘妄造一一疏通證明之而其字之不必
附不當附瞭然如視諸掌豈非羽翼六書而爲騎省之
諍友者乎予初讀徐氏書病其附益字多不典及見其
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
詔皆附益之乃知所附實出太宗之意大徐以羈旅之

身處猜忌之地心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往往於注中略
見其旨今得非石糾而正之騎省如可作也其必引爲
知己決不爲梁武之護前也夫

史記志疑序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
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
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
公病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黜
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愾秦雖并天下無德以
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

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
辨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而誠謗則光武賢主賈
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褊心元非通論但
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
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
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
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彌失本真今所傳
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鈔刻譌躋滋多校
讎之家訖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曜比生於
名門濡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

力據經傳以糾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
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爲編三十
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閒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
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
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
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
隱正義而四之者矣

漢書正誤序

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艮齋先
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尚可與道古所以

漢石堂文集卷之十四
期望策厲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先生歸道山四十餘年仲子愚谷郡丞將以漢書正誤四卷付剞劂屬予校勘循環讀之如見當日下帷抱槧丹黃是正之勤焉夫孟堅書義蘊宏深自漢訖隋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有未盡然者班氏書援引經傳諸子文字或與今本異小顏既勒成一書乃不取馬鄭服何之訓詁校其異同則采證有未備也嘗讀水經注引應劭如淳臣瓚等說有甚精覈者而小顏未之引又如告爲嗶姬爲怡皆秦漢古音乃舛於近習輒有駁

難則決擇有未精也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蓋出於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爲已說且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失更難掩也宋儒好講史學於是有三劉氏吳氏刊誤之作然劉書既無全本吳雖博洽往往馳騁而不要其歸

本朝則何義門陳少章兩君於是書攷證最有功先生與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於二家之說多有采取其云正誤者正小顏之誤也所徵引必識其名不欲掩人之善也此書出當駕三劉與吳而上之予故接聞先生緒

論者謹識梗槩如右

後漢書年表後序

歛鮑君以文得熊氏後漢書年表手自讎校將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於范史因與參攷商略正其傳寫之訛脫者兩閱月而畢事乃識其後曰史之有表昉於司馬子長至班氏而義例益密東京則有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表邊韶諸人作百官表東觀史臣猶仍舊貫自范蔚宗書出而東觀謝薛諸家盡廢志既未成表乃全闕熊氏生於千載之後上追史漢斐然有作洵乎豪傑之士矣而典籍散

以范史而外無所取材宗親承襲功臣事狀列卿除罷姓名湮沒什有六七光武始封宗室百三十七人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今見於表唯同姓王侯五十有八異姓百七十有四文獻無徵不無遺憾於蔚宗焉予又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閒有未合者如王侯表云某某隨父者祇計始封及繼絕而言此乃并父子相繼數之關內侯前表例不書此則皆書公卿表前書祇表九卿不及百官執金吾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其列於九卿故得與焉此并大長秋將作大匠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一槩表之長樂衛尉長

信少府之類前表例不書此亦皆書之蓋作者自出新意不必悉仍乎舊至若三公除免有月日而列卿則否將軍比公者則書而雜號不書則猶前書之例也桃鄉侯福當塗鄉侯亢皆任城王安母弟而誤入之異姓孔僖傳有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之語而遂以僖爲褒成侯伏完本承祖不其之封而它卷又別見此或千慮之失第元文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來學云

三國志辨疑序

陳承祚三國志勘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

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於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亶亶數百言所以尊蜀殊於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吳蜀旣亾羣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而晉武不以爲忤張茂先且欲以晉書付之其君臣度量

之宏高出唐宋萬萬豈非去古未遠三代之直道猶存
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厥後琅邪紹統卽仿漢中承制
之局鑿齒建議祧魏而承漢直易易耳考亭生於南宋
事勢與蜀漢相同以蜀爲正統固其宜矣然吾所以重
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
易公世近則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
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如郝慮華歆
均爲御史大夫而慮爲漢臣歆爲魏臣魏武紀書歆不
書慮是也漢獻紀書慮兼書歆非也吳志言劉熙作釋
名後漢書以爲劉珍作亦陳是而范非也蔚宗號稱良

史然去東京歲月遙遠較之承祚則傳聞之與親睹固
不可同年而語矣若晉書修於唐初時代益復邈隔又
雜出衆手非專家之業其罅漏百出奚足怪哉予性喜
史學馬班而外卽推此書以爲過於范歐陽而裴氏注
遮羅闕佚尤爲陳氏功臣所恨意存涉獵不能專力予
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於予其用力精
勤雖近儒何肥瞻陳少章未能或之先也鈔撮甫畢屬
予點次喜而序之

東晉疆域志序

陽湖洪君稚存撰次三國疆域志成予旣歎其奇絕比

者復有東晉置域志之編汗青甫畢出以相示讀之益
歎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蓋自黃帝畫
野分州至秦更爲郡縣而輿地一變郡縣之名多因山
川都邑至南北朝僑置州郡而輿地又一變由是名實
混殺觀聽眩瞽建康也而有高陽廣川襄陽也而有扶
風京兆廣陵也而有雁門遼西旣以客戶而雜主壽春
也而稱爲睢陽合肥也而稱爲汝陰沙羨也而稱爲汝
南更以假號而奪真宋齊梁陳沿襲於東南元魏齊周
效尤於西北而其端實自典午啟之此東晉置域辨之
宜早也然而斯志之補厥有四難一則實土之廣狹無

常建武太寧規撫粗定始削於咸和而旋振於永和再
蹙於寧康而復拓於太元三挫於隆安而大闢於義熙
試卽全晉十有九州論之始終梗化者唯秦并冀幽平
五州雍則兵威所加而不能守涼則職貢所通而不能
有皆可置之不論若夫青梁益寧之始陷卒復司兗豫
之時得時失卽揚之江西徐之淮北荆之沔中亦開或
淪陷置場一彼一此前史莫之詳也一則僑土之名目
多複幽冀青并共居江表梁秦司雍雜處襄陽豫戶多
寄淮南而或在夏口雍民皆依漢沔而或在滁中揚之
義成松滋乃處荆部徐之郟朐利城曾託海虞太原上

澤州堂文集卷二十四
三十四
黨魏郡廣川地異名同總非故土此沈休文所謂千回
百改巧術不算者也一則紀傳之事迹不完洛陽爲晉
故都得失宜謹書之而紀或書或否幽州燕國并州義
昌不言僑立何方姚興割歸十二郡得其四而遺其八
唐人且有遺忘於今焉能尋討一則志之紕漏難信濟
陽西陽惠帝所分宿預始康安帝所置陳留嘗寄於堂
邑春穀曾屬於廬江志竝闕而不書改堂邑爲秦郡乃
安帝而非元帝分南郡立武寧乃桓元而非桓溫且僑
置州郡本無南字義熙收復故土因立北徐北青永初
受禪始詔去北加南而志已先有南充南徐南青南豫

且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諸郡豈非誤例宋
志追稱以爲本號乎梁州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
諸郡皆劉宋所立而志以爲安帝豈晉末先有宋熙之
名乎夫唐初去晉未遠何法盛臧榮緒諸書具在而全
不檢照涉筆便誤則史臣之昧於地理不得辭其咎矣
稚存生於千載之後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羶樂
之逸文參沈魏之後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辯俾讀
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稚存少而好
游九州之廣足迹幾徧曾羅全史加以目驗故能博且
精若此而意猶未足也將踵是而志十六國之疆域與

斯編相輔而行予雖衰病亦嘗留意方輿之學願企踵以觀厥成焉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讀史而不諳輿地譬猶瞽之無相也然兩漢唐宋之世區宇混一經緯秩如卽三國之承漢五代十國之承唐封畛雖分名實未改稽古之彥搜索匪難獨典午渡江以後開皇平陳以前瓜剖豆分蓋三十國南北僑置千回百改史之存者十家而有志者財五晉則但述太康而不詳江左偏安之局魏則祇據武定而反遺洛陽全盛之規休文上攷沿革差有條理而或失之繇輔機兼

籠五朝亦能貫串而或失之略子顯謏聞更無譏矣杜佑李吉甫樂史輩於方輿之學最稱該洽而南北僑立之迹十闕其九非涉獵之未周良討論之未易也同里徐仲圃默而好深湛之思足迹不出百里而三條四列十道九域一一囊括於心智乃上溯太安下訖大業年經國緯表而次之先辨實土附以僑治其閒分裂并合參互錯綜志有滲漏則采紀傳以證成之以予亦嘗從事於斯也每成一篇輒就商榷攷辯同異必得其當然後已旁觀匿笑蚩其用心無用之地不知吾兩人之莫逆於心也古人謂作史莫難於志而時代久遠則攷證

沈石室文集卷二十四
尤難晉隋兩書均出唐史臣之手而晉志之紕繆甚於隋志謂江左有南徐州南兗州南青州不知僑州加南昉於永初詔書晉世方鎮未有稱南兗南徐者也謂梁州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不知皆宋所立且晉世不當先有宋熙之名也桓元立綏安郡非桓溫也襄陽僑立河南義成郡非秦雍流人也唐初去晉僅二百年而傳聞舛譌若此仲圖生於千載之後乃能鉤稽載籍究其離合分判豪釐窮極幼眇雖身歷其時目睹其地者亦無以過自非有絕人之識用心專而爲日久安能爲古人之所難爲也哉此書出必有珍爲枕中之

祕者予固非阿所好而云然也

西魏書序

昔元魏之季孝武不忍賀六渾之偪播遷關西終不免黑獺之弑自是東西對峙各爲強臣所制地醜德齊無以相尚然天平改元之始孝武固無恙也則東魏不如西之正天保受禪而後關西猶擁虛號者七八年則西魏較愈於東之促此溫文正公徽文公之書法所以抑東而揚西也乃魏彥深之史無傳而伯起書獨行遂加孝武以出帝之稱而直斥西主之名偏陂不公莫此爲甚李延壽本紀頗采彥深先西後東差強人意而列傳

猶承周史舊文讀史者不無遺憾焉且志地形者宜據
太和全盛之規而伯起轉取武平偏安之局於秦雍諸
州雖云據承熙綰籍而漏落良多至西遷廿餘年閒州
郡增置紛縲名目屢易尤不可以無專書也觀察謝蘊
山先生曩在史局編纂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洎
死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爲本紀一表三
攷二列傳十三載記一旣歲事介翁公屬序於予讀其
凡例謹嚴有法洵足尊伯起之席而張凍水考亭之幟
矣昔平繪撰中興書其體例當類此而隋志不著於錄
則唐初已無傳觀察之書不獨爲前哲補亾而將相大

臣征伐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異日視
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卅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
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顧州郡職官吏志尚有專篇
唯氏族略而不講班之古今人表散而無紀歐陽之幸
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貫串諸史勒爲一書而衰病遽
臻有志未逮昔應仲遠王節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
之始予謂史學與譜學不同邃古旣遠命氏之典久廢
漢世已無姓氏之分史公於漢本紀稱姓劉氏言漢之

以氏爲姓也後儒強作解事謂漢出祁姓因訾史公之
謬不知項伯婁敬賜姓不曰祁而曰劉此漢制之異於
三代者遷爲漢臣豈能私改國姓以是持論可謂迂而
無當者也予所謂氏族之當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
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自作史者不明此義
於是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
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強合
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何昆弟爲祖孫若元
史以李伯溫爲穀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
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

成窒礙此雖卑之無甚高論實切近而適於用至於遙
遙華胄姑置勿道可爾廿四史同姓名錄者蕭山汪君
煥曾所葺蓋取諸史中同姓者類其名而列之或專傳
或附傳悉附注其下略述事實以備稽攷凡著於錄者
四萬六千餘人於是正史之人物瞭然如指諸掌其名
同而族異者俱可溯其原而不雜廁旣歲事以予稍涉
史學貽書屬序其端汪君少承兩節母之訓窮經敦品
恥爲流俗之學得第後作宰楚南公務稍暇披覽史籍
往往忘食投効歸田益以撰述爲務其於斯編固將友
其賢者於千載之上豈徒識姓名已哉予特以其義例

有裨於史而喜其實獲我心也於是乎書

廿二史攷異序

予弱冠時好讀七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閒與前人闢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益深恥之也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十紙已欠伸思睡矣況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

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儂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奕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齟齬前人實以開導後學而世之攷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譽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疵病不叶年代

潘石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
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唯有實事
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光
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庚子五月廿有二
日

泰山道里記序

往者李進士素伯在京師數爲予言聶君劔光者居岱
宗之陽多識岱故貧而好著書良士也歲乙酉秋予以
使事道出泰安留一日爲岱宗游欲訪劔光同行顧人
無識之者是日出城北門歷十八盤登玉皇頂抵莫而

回粗識岱宗面目而已其冬復過泰安劔光持刺介素
伯書來見予喜甚然簡書有期不復能入山矣將別劔
光以所著泰山道里記屬予序其端讀之由近及遠由
正路以及四隅較若列眉其閒崑谷幽阻昔人游屐所
未至掌錄所未詳者劔光歷三十年布衣芒屨手捫目
驗而知之其文淳雅或遜古人然攷稽精審質而不俚
簡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素伯所稱不予欺也予夙有
山水癖與劔光同它日再游岱宗劔光能強爲我行乎
書之以爲息壤之約

鳳陽縣志序

志之爲言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其志之權輿乎古文志與識通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漢石經識作志志無論小大皆道之所在孔子所學而師焉者也班孟堅作漢史立十志之名後人因之不敢廢至於一州一縣亦各有志此卽誦訓道方志之遺意而世儒多忽之仕宦者視其官如傳舍公事以吏爲師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噤不能出聲反訾爲迂疏不切事其亦異於孔氏之學矣宛平孫維龍勛堂以名進士出知黟縣上官察

其才能治劇調任鳳陽鳳陽古鍾離子國春秋吳楚交爭之地晉宋齊梁南唐及宋南渡後常爲淮南重鎮及明太祖以濠梁布衣勦造大業遂建爲中都比於漢之豐沛中葉以降民疲於供應元氣日以耗矣

皇朝因明之舊設鳳陽臨淮二縣臨淮城故濠州治當淮水之衝數被水患乾隆八年議徙治周梁橋旣而不果十九年以總督鄂剛烈公之請省并入鳳陽地大而事益繁公私往來酬應絡繹號稱難治勛堂蒞縣五年政通人和以暇日撰縣志十有六卷大計以卓異薦旋望吏議去官在都候銓出志稟屬予序之予諾而未及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爲也今春勛堂將赴官四川過予寓齋話舊灑涕而別
別未十旬遽有木果木之變而勛堂以死事聞矣生爲
循吏死爲忠臣於勛堂亦復何憾然臨別依依言猶在
耳不可負吾友於地下因和淚濡墨而爲之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於永樂大典者曰學士院曰諫
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
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
人所編次攷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
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

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
勛諸司閒有不可攷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
今所存者特千百之十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
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
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門人戈襄校字

